

## 关于年龄的随想

□许金达

日前,去拜访一位久违的朋友。年近知天命的他对岁月的蹉跎流露出无限的感慨。他说,童年的许多趣事仿佛发生在昨天,蓦然回首,岁月已把生命之树的年轮雕刻得密密匝匝。如今他只剩下对少年时代在父母怀里撒娇的追思和对美好的青年时代的缅怀。他还说,人生在世八十岁也不算太短,但即便能活到八十岁,那么他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谈吐间,总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惆怅。

我默默地看着那位朋友,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前些日子我读过的台湾作家杨逵写的一篇名为《才八十五岁的女人》的散文。杨逵在文中写一个叫林秋生的人,他刚刚四十岁,可是整天唉声叹气,说自己腰酸背痛、骨节痛、四肢无力、头晕眼花,一点精神也没有。一天到晚抱怨自己:“老了,完了……”但忽然有一天作者破天荒地发现林秋生的精神振作起来,脸色变好了,一询问才知道改变他心态的原来是

有一次他被生活所迫,疲惫地在山上砍柴时,看到一位年迈的老太太一边哼着山歌,一边步履轻快地也来到他的身边砍柴。两小时,当那位老太太砍了两大捆柴,准备赶着回家去给在学校读书的孙子做午饭时,林秋生出于好奇地问她的年龄,老太太不好意思地回答:“才八十五岁。”这使林秋生顿感惭愧:八十五岁的老人尚且对生活如此自信,精神抖擞地上山砍柴,而年仅四十岁的他还有什么理由对生活失去信心,整天唉声叹气呢?从此,他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彻底改变了自己……

怀往伤逝,嗟悲叹老,确实是许多人所共有的情结,对此也无可厚非,那些年逾古稀的老者,十有八九都说岁月不堪回首。连那些古代诗人在写到象征老之将至或已至的“白发”,总会有许多感叹。即使大诗人杜甫作于春天的《春望》,也要长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但是也并非都是如此,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说“老当益壮,宁移白头之心;穷

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则引吭高歌:“八十将军能灭虏,白头吾欲事功名。”苏轼看到一条向西流淌的小溪更是欢快地吟咏:“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壮年是人生的盛宴。正如果树,春夏两季抽叶开花,不正是为了秋天的果实吗?难道到了收获的季节,反而又要去追求漫长而艰难的抽叶开花的光彩吗?我觉得对生命的认识,关键不是年龄而是心态。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漫漫的跋涉,心境也应该随着生活内容的不断跨越而延伸。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去感受生命、领悟生命和超越生命,用整个身心去拥抱每一次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太阳,以及体验太阳怎样照亮自己的每一天生活,哪怕在生命的黄昏也不应该例外。只要我们的还不曾衰老,那么不管活到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总会充满活力和欢笑。朱自清说得好:“既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 品读浙江十一城

□一喜

读城可以是解剖刀式的,刀刀见血,尖锐硬朗,甚至冷静到不留情面,而女作家王寒的《浙江有意思》,却是温情而幽默的。全书采用段子体,文字简练,每个段子只有寥寥几笔,看似漫不经心,却又把握住脉门,抓住了一个城市最鲜明的特征,通读全书,画龙点睛似的点评,顺手拈来的段子,不动声色的调侃穿插其中,看似漫不经心,却又直指每一座城市的核心,让人想到国画中的散点透视,近低远高,意趣盎然。

浙江的各个城市,无论是人文底蕴深厚的杭、嘉、湖,还是善于掘金的甬、台、温,抑或是绍兴、金华、衢州、舟山、丽水,在《浙江有意思》这本书中,王寒都以接地气的语言,气定神闲地把它以伸手可触的生活片断的形式展示出来,书中有铺陈列绣的渲染,有市井味十足的调侃,把浙江十一城生动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副主任、南方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辑崔向红说:“细品这本书,有三种悦读方式:一是穿花拂柳,行在唐诗宋词间。‘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二是披沙沥金,遍地

都是知识帖。比如,书中提到:金庸小说里,只要《易筋经》一露面,武林就要大乱。这部武术宝典是台州人写的;戚家军的主力是四千义乌兵;‘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清初第一宗文字狱就发生在南浔;黄大仙是金华人,西方嬉皮士的祖师爷原来是隐居在台州的诗僧寒山;麻将是经宁波人改良后发扬光大的。三是东倒西歪,怎么舒服怎么读。全书采用段子体,少则几十字,多则百余字,充满机趣。”她还告诉读者:“这本书在太安静的场合不适合读,王氏独有的幽默会在不经意间偷袭你,让你猝不及防地笑出声来,很容易招致别人异样的眼神,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切记!”

《浙江有意思》是王寒第五本解读城市的作品,喜欢行走的她走遍了所有省份,走过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至于浙江的各个城市,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年她都要走上几个来回,脚步越深入,感悟越深刻。

对于天生丽质与经济活力并存的浙江,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让没去过的人心心念念,让去过的人一步三回头?《浙江有意思》这本书,就是告诉你浙江魅力的具体所在——浙江的好山好水、美食美人、风土人情,以及浙江人的敢作敢为、异想天开、真性情真本事和创造的辉煌和传奇……还有,浙江无处不在的小确幸。



## 去远方

□潘玉毅

每个人心中都有许多想去而没有去过的地方,青海、西藏、四川、内蒙古,这些地方统称为“远方”。远方,有太多我们未曾见过的风景,也有太多我们未曾见过的人。因为未曾,所以心中装满了渴望和向往。古人喜欢游历,今人喜欢旅行,这一点从未改变。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公共交通极为方便,想去什么地方,可以坐公交,可以坐火车,路远的地方,还可以坐飞机。而且现在有私家车的人群甚众,但凡有了闲暇时间,想去哪儿,说走就走,方便得很。

但在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的古代,人要出门远行,只能选择舟船或者驴马代步,十分费劲。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无非是驴(车)、马(车)、轿子、滑竿和小船,借助的多是人力和牲口,行动起来也不灵便。打个比方,如果说现代交通是快递的话,那么以前的只能算是慢递。

不过,现代交通快捷是快

捷,但在省时的同时我们也省略了沿途欣赏风景的过程。所以若是能够穿越到过去,以古人的方式远行,未尝不是一件值得为之的乐趣。

若我回到古代,马是一定要骑的。“少时狂走西复东,银鞍骏马驰如风。”当我纵马扬鞭的时候,道路两边的树木如风掠过,我一路走一路看,应能感受到驰骋江湖的快意。如果这马是千里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则最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见识更多的人和事。

当然如果可以,我更喜欢坐船,因为坐船更有古意。这船不需要很大,经得住风浪就好。“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慢是坐船最大的特点。欸乃的桨声,好似长辈们的叮嘱,“你慢点儿走”,这个声音自心底缓缓地浮起,随着水流去向远方。远处,水天相接,浩浩汤汤,让我的心也跟着变得辽阔起来。

此时,我或许应该穿一袭白色袷衣立在船头,看那天边的太阳升起又落下,看那江上的水鸟停栖又飞起。逸兴忽起时,我就

作几首不通的诗,与江中游鱼共赋曲水流觞,倦了就靠在船舷上打盹,将这一日的晨昏变化都放入心口咀嚼。入夜时分,或将船只停在江边,或让它随波游走,而我则躺在床舱里,酣然入梦。

其实,若不太赶的话,步行去远方也可以。竹杖芒鞋轻胜马,徐行且沉吟。那时候的生态想来比现在要更好一些,我可以边走边看,不辜负四时风景。我小的时候基本没出过远门,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紧邻的余姚,说它远,其实也没几里路。不过越是没有机会,心里就越憧憬。有一天我瞒着父母,偷偷地跑了出去,走了很远的路,想看看这绵延起伏的群山外面是什么,结果发现山的外面还是山。当时我怕极了,以为走进了诸葛亮的“八阵图”。如今,我倒是乐得在这山林里迷失,听一世的鸟鸣——却是不能够,因为人活着有自己肩负的责任,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去往远方。

人只一生,行不尽远方路迢迢。但心若系之,远方未必真的很远吧。



叶有所思

哭与笑

□叶蓉

和人聊天,说起了当年大家一起看《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哭泣经历,啊,那是多么深刻又记忆犹新啊!小学时集体看电影的次数就不多,更何况是看了这样一部影院只剩下唏嘘唏嘘声音、带的纸不够用把衣服袖子和下摆都沾满鼻涕的神奇电影,这辈子恐怕都忘不掉了。

那时我们还是小学生,去之前已经被告知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于是大家看着看着都纷纷开始哭泣,身边全是眼泪和啜泣声,在那样一个氛围里,你都找不到一个平静的点,只能跟着剧情和气氛达到集体悲痛的高潮。我印象最深的是,居然身边有一个小朋友,她始终坚持着没有哭。在我们一个接一个沦陷的时候,她竟然就那么毫不动容铁石心肠地看着面前的大屏幕,丝毫没有一点悲痛的神色。我很诧异地看着她,一边悲愤地想:她没有哭,我要去告诉老师。

电影放到了最后,那个

已经神志不清在精神病院里治疗的妈妈抱着一个玩偶逢人便说那是她的儿子,那一段不知怎的就有了喜剧的效果,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们全都破涕为笑,在眼泪还未风干的脸上发出了滑稽的笑声,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心肠很硬”一直没有哭的女孩子忽然就很大声地哭了起来,吓了我一跳。于是我一直悬着的心就这样放下了,哦,她也是会哭的。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女孩子究竟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哭她没有哭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所以酝酿了很久最后终于放声大哭了呢,还是因为最后妈妈抱着玩偶以为那是她的儿子这个点戳到了她的伤心事,让她特别心酸呢?总而言之,我从这一天开始明白,每个人看向世界的目光是不一样的,让你欢乐的未必能让他笑,让你哭泣的未必能让他流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也许跟你截然相反。但是,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并没有区别。